

人似霜花

■彭国良

来到沅江的第二天早上,我推开窗户的玻璃,一股寒冷的气流扑面而来。远处村庄的树林子后面,是一轮朦胧的红日,而楼下菜园绿色的菜叶子上面,有一层白色的霜花,在阳光下游莹剔透,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

白霜。没想到,在家乡湘南好多年不见的家伙,倒是在六七百里之外的湘北乡下重逢了。童年,它曾经给了我一抹短暂而温馨的快乐记忆。这个早晨的相逢,它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

“白露为霜”,印象中,在我湘南的家乡,它不是出现在日历上的秋季,大约是在冬季。

在冬日上学得早晨,踩着咋咋作响的土地,我们小心翼翼地的菜叶子上面或者大片的草叶上面剥下一层薄薄的、水晶般的冰片,对着太阳的方向欣赏冰片上奇异的形态,把它想象成童话故事里的故事,直到它在手心里融化。多少年后才发现,我就是那片年轮上流浪的霜花,只要一点点阳光,就能把自己融化在那温暖的地方。

不知什么原因,这些年,看见一些触动内心柔弱之处的事物,脑海中老是浮现童年的画面。毫不例外,这霜花,让我看见了童年时那个霜花满地的寒假。

由于父母的原因,那个寒假,我又来到了母亲同母异父的姐姐家里。

临近新年的一个早晨,我醒来不见了跟我同睡一床的小表哥,急急忙忙穿好衣服,问正在做早餐的太太娘(家乡对母亲姐姐的称呼):“哥哥去哪儿了?”“山上捡柴去了。”我撇开脚丫子就跑,太太娘在身后喊:“吃早饭啊!”

我跟小表哥在村庄后面的山上,砍了一些枯干的灌木和枯死的树枝。下山回家抄近路,从一层一层的梯田上往下跳,突然发现,水田里没有干涸的地方结了冰,冰上面有好看的花纹。我们两个兴头大发,马上放下柴火去取这些漂亮的冰块,对着太阳的方向互相比试,看谁的漂亮,谁的大块,谁的最后消融。直到太太娘喊着我的乳名,叫我回家吃饭,小表哥才气急败坏地与我往回走。

我们回到家里,太太娘首先抓住我湿漉漉的衣袖,再盯着我红扑扑的脸、红扑扑的手指,然后一跺脚,指着我一双湿漉漉的鞋,回头对小表哥吼道:“两个人,把衣服脱了,把鞋脱了,去灶边烤干!”她转身到案台上切了几片生姜,把我的衣和鞋子脱掉,扔给小表哥。在灶火前,太太娘解开自己的外衣,把我搂在怀里,一边用生姜擦着我的手脚,一边哽咽着对我说:“你要乖哦,这样顽皮,生冻疮了怎么办啊?”

柴火灶一闪一闪的火光,照在太太娘花白的头发上,好像阳光照射在我仰望的霜花上。多少年,这灶前的火光,一直温暖着我的手脚和我的心房。霜花,也许就是这样,印在了我的眼眸、我的心上。

还记得有一个霜天,在上学路上的一个池塘边,我和几个同学看见塘里厚厚一层的冰面。也不知是谁突发奇想,几个人扑到池塘边,拿着石块小心地把水面的冰砸成一个圆盘,又把它提到旁边的稻田里,摘一根禾莠上的稻管含在嘴里,对着冰块的中央使劲儿吹。再在收割后冬闲的田里头,扒拉几根稻草搓成绳子,从吹出小孔的冰块中穿过,系在大家自觉弄来的棍子上,把自己想象成节日里的大人,把这冰块想象成一面大锣,兴高采烈地拎这面冰块吆喝到学校,赢来了一声声稚朴的惊叹,也满足了我们的一丝丝虚荣。可是,几节课以后,我们那些采冰的手,一个个就像这个季节的红萝卜;那被池塘的水打湿的鞋子,让我们的双脚就像夏天里的冰棍。这个时候的我们,老师课堂上的声音肯定不如下课的铃声来得好。铃声一响,我们几个呼啦啦就跑到教室里的墙壁边,互相用稚嫩的肩膀碰撞、挤压,以获取热量。欢笑,尖叫,还有气吼吼的吵闹声,填满了课间休息的十分钟。我们那时把这项运动叫“挤油”。

当年这些“心有猛虎”的少年郎,如今都在哪里呢?我低着头,在手机上码着这些文字,想着那些并不遥远的画面,热泪盈眶。

在辽阔的土地上,有“辞君向天姥,拂石卧秋霜”的惬意,有“繁霜尽是心头血,洒向千峰秋叶丹”的忠诚,也有“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清雅,霜总是让人思接千载、心驰神往。

久违的霜,我们家乡可能还是拥有的。比如大山里面,比如某个冬日乡村的早晨,只是城市面积越来越宽广,生活越来越安逸,再没有了那个看见霜花的早晨而已。

湘南之南,天空中很少有雪花飘扬,却时不时有地平线上绽放的水花。而霜花,既有水花的属性,又有雪花的形态。“自语莫哀摧挫事,燕归霜去是新年”,今天的太阳一出来,就是新年了,可不可以来一个早起呢?看霜花去啊!

我的业余生活

■贺万顺

每个人上班之余,都有自己的业余兴趣。尤其是退休人群各显神通,将业余爱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我的业余爱好有摄影、旅游、收藏、跳舞、写作等。

1972 年,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二中任教。没多久,我掏出几个月节省的钱,托同事买了一部上海产的海鸥牌照相机。从此,相机与我相依为伴。我免费为父老乡亲拍照时,他们没有刻意打扮,显得十分朴实。尤其是初次照相的人,他们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愉悦。我给生产队、大队拍的新闻照片,有的还被《衡阳日报》采用过。打那以后,当我回到家乡,往往有人问:贺老师,带照相机来没?对此,我感到一丝欣慰。

往后,我常带相机拍照。几十年来,随着从胶卷黑白至彩色、底片冲洗到即时成影等变化,我先后更换了四部相机。自智能手机问世,照相机已失去了大众的宠爱。如今,我分门别类保存的照片有千余张,其中有的被《衡阳晚报》刊发。此外,我还保存视频、音乐相册等纪录着人生历程,诸多亲情、友情乃至社会变迁尽在其中。

旅游能近距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,探索未知的地域,了解各地人文历史、风土人情等。

我上中专时,第一次出远门到过浙江、北京等地。从没见过世面的我,既兴奋又胆怯,父母也为我担心呢。参加工作后,学校组织集体活动,我又和同事们一道游过几处景区。

我热衷旅游,小女儿特地送我一本《中国名胜词典》。每次旅游前夕,我都要仔细查看攻略。放寒暑假是旅游的好时机,不少旅行社的工作人员都认得我,热情接待。有一年,我竟然旅游三次,玩得不亦乐乎。西藏,不少人不敢涉足,我和老伴还登上 4000 多米海拔的地方,年轻人也得佩服。

跟团游多了,我有了自由游的底气。于是,我携老伴开启了自由游。有一回,我俩随心所欲,历时 20 多天游遍了 10 多个城市,往返数千公里,可谓“旅游达人”了,好不惬意!

每次旅游回家,我又将旅游的有关事项登记在册,还要冲洗照片以备回眸、欣赏。

过时的旧物品,有的家庭当作垃圾扔了。而在我家中具有收藏意义的物件,即使多次搬迁,仍然保留着。

上小学的印章、初中时代布料制作的校徽、雷锋头像书签,见证了当年的学生时光,令人几多感慨!学生赠送的贺年片制作精美、图文并茂,耐人寻味。还有往年的信件,凝聚着相互间的情谊,回味无穷。

计划经济时代,日常生活需用的粮票、豆腐票、布票等票证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状况,我一一汇集。那时公交车票按乘坐路段收费,起步为 5 分。商标、门票等设计新颖、耐看,又可当书签用。舞票、电影票、磁带、小人书等彰显了那年代的文娱、文化生活,也唤起了我对往事的追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市舞厅兴起,市民娱乐生活又添了新意。我最初跟着妻子学跳舞,后来稍有空闲,我便与好友去舞厅操练。年轻时的我还打着领带,头摸摩丝,挺精神的。跳舞,既能享受音乐,又能运动筋骨,何乐而不为?

我写稿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,衡阳日报社郑克惠先生是我首次发表稿件的编辑。那时写稿,要先起草稿,修改后用方格纸誊正,尔后送给编稿老师。编辑用钢笔或点水笔修改,有的稿子还需重抄。这般流程,繁琐又费时。

自报社实行无纸化办公,我也尝试用电脑发稿。当时我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,感觉用电脑既新奇又困惑。我不会打字,只得借助手写板。刚操作电脑,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或故障,我就放下身段向他人求教,渐渐摸清了门道。俗话说,“工多艺熟”,如今我用电脑发稿得心应手。写作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,也促使我学习再学习。

暖冬采风(三首)

■何衡昭

参观界牌瓷厂博物馆

最是名扬界牌土,浑身透白出深山。
但经能匠精心作,不逊江西窑窑颜。

望解放学校樟树寄

暮秋携友农家去,相约鄱湖故地行。
未料乘车车道改,但能观景景容生。
有缘还见香樟茂,无意犹思旧梦萦。
往事随风任凭忆,时光早化白云轻。

参观琼瑶故居抒怀

一游望族润兰堂,便叹名门落凤凰。
柿竹枝青作彤管,渣江水碧化玄香。
千愁云彩轻轻摘,几宛柔情片片扬。
醉得当年少男女,至今留恋诉衷肠。

时间的碎片

■田秀明

一到冬天,冬闲的母亲常常坐在太阳下,身边大包小裹,里面都是平时剪下来的布条、布片,母亲一片片地整理着。母亲把整理好的碎布片刷上浆糊,粘贴在卸下的门板上,贴了一层又贴一层。风干后揭下来,剪成鞋样,一针一线钉成鞋底。到了过年的时候,家里的每个人都会穿上母亲新做的棉鞋。

那些平日里不起眼的碎布片,在母亲的一双巧手下,变成了一双双布鞋、棉鞋。穿上之后,再冷的冬天,脚下是轻盈的,心里是温暖的。生活中,碎布片唾手可得,用不好就是垃圾,一扔了之;用好了就能物有所值,就像碎布片对于我的母亲来说,一片一片,温暖了寒冷的冬天,温暖了寻常的日子。

时间也是这样的,总是被烟火里的生活搅得七零八落。有些人为了工作奔忙,有些人为了儿女劳心,说到底就是想要一个安稳而舒心的生活。然而,生活是现实的,有如愿的地方,也有不如愿的地方。正是在这样追逐满足的过程中,时间的碎片在生活中一晃而过,等到回过头来想要去捡拾的时候,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时间的碎片,对于碌碌无为的人来说,只是一段聊以打发的时光。刷个视频追个剧,晒晒太阳聊聊天,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,从没觉得错过了什么,失去了什么。而对于惜时如命的人来说,每一个时间的碎片都是值得珍惜的。即便是再短暂的时间,也恨不能一片掰成两片过才好,这样是生活才过得充实、过得有意义。

善于读书的人,最是善于把握时间的碎片。诗人苏轼倡导“读书有味在三余”,所谓“三余”,汉末学者董遇这样说过,“夜者,日之余;冬者,岁之余;阴雨者,时之余;皆为闲暇无事时也。”“三余”莫不是时间的碎片,在闲暇的时光里潜心阅读,书读多了读久了,不求闻名于世,人的气质和精神自然会与众不同。

写作也是如此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里说,“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三上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欧公的“三上”,也是时间的碎片,正是因为欧阳修利用好了“三上”,把握住了时间的碎片,笔耕不辍,成就了一代文学大家。

我平常也写报纸副刊文,都是些日常生活里的家长里短。我写作的素材来源于生活,有时候路人的一句话,身边的一件小事,或者一声鸟鸣,一片落叶,灵感来了,我会及时在手机上记录下来。这些时间碎片里的点点滴滴,是对生活的记事,也是对生活的感恩,让我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小文。

时间的碎片,抓不住,稍纵即逝;抓住了,带给人的是生活里的快乐与温暖。